

只緣身在此山中

简媜
著



简媜著

只缘身在此山中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缘身在此山中 / 简媜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4. 4

ISBN 978-7-5108-2894-2

I. ①只… II. ①简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73430号

只缘身在此山中

作 者 简媜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版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7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6.25
字 数 70千字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894-2
定 价 23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序
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

这本书需要一个长序。

如果说，出书的意义是要对自己的创作概念进行编辑的话，这个散文集的确让我苦心积虑。

当“万里天”、“寻常饮水”、“行僧”这三组篇章出现的时候，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找出书的“主题”，这些负载着各种不同意义的文字，仿佛是沙漠中流浪的骆驼队，不知将夜宿何处？然而，我始终相信，我将赋予它们一个可以讨论的旨意、一段可以弹奏出的旋律，一座可以避沙挡风的帐篷。

几乎没有一天，我不想到这些。忽然，有一个夏日，我希望

独自去近海的港口走一走，毫无准备地就出发了。我仍记得那个早晨，跟任何一个早晨一样，我的脸上留着隔夜的倦容。当车子开上高速公路，窗外流动的山景，及山腰上筑着的城堡式住屋，及住屋上在阳台晾衣服的女人，及女人没看见的坡地上的野黄花……我用眼睛记录这些，心里在编织一些飞来的感触，忽然，另外两组篇章的神思掠过心原，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地清晰、自然，可以让我追随。我放弃了港口以及散步，又原车折返台北，渴望笔以及稿纸，如干铺上的鱼。

而文字速度却永远跟不上冥思的脚跟，我必须在工作、阅读、家事……的空隙里收集时间。背在身上的白色大布包几乎没有卸下，旅行的时候、约会的时候、喝喜酒的时候，或者自己行过桥头、走路回家的时候……身上总带着稿纸，及未完成的篇章，我把归宿背在身上，如一个新婚的妇人。

创作，实在像长途探险，每本书都只是一个驿站。在这本书里，我希望有系统地去整理自己的所思：自然与人之互证（万里天）、生活之腹育（寻常饮水）、个我生命之淬练（行僧）、天伦之源流（无尽意）、人常之初铸（无缘缘），以此礼赞让我存活的世界，向无穷无尽的生命进贡。

我尤其费神于“行僧”、“无尽意”、“无缘缘”这三组，因为是长期以来内在的绳索，借着禅宗破迷转悟的历路，为自己“解

围”、“纾困”，希望这一路履痕，亦有助于其他人。很巧的是，故事中的主角都是女性，这是无心之遇，也许，在某一处尚未探测的心域，我期待“母者”力量的重新莅临，引领生者亦安慰死者，呈现平安的秩序。这可能是另一个主题的契机，等我能力够壮硕了，再进行开矿。

每一组篇章，各有它们生灭与证成的长路，我只是一个记录与编纂的人吧，丰沛的奔赴之声，响在那些活得心平气和的人身上，也回音在人世的须弥山上——那座被称诵、礼拜、攀越，而可能无人能征服的生命之巉岩巅峰。然而，人在山则在，有时见山是山，有时不是山，又何妨？行人更在青山外，多妩媚的步子，雾迷津渡时投石问路可能就是悟。

谢谢痖弦先生、吉广舆老师、叶步荣先生，及一个姑隐其名的人。

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台北

目 录

万里天

行经红尘 / 002

山水之欸乃 / 005

月 牙 / 008

莲 众 / 010

天 泉 / 014

竹 涛 / 016

燕剪西楼 / 018

醒 石 / 020

寻常饮水

- 拾箸观想 / 030
球之传奇 / 033
飞 檐 / 037
行住坐卧 / 039
路在掌中 / 041
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 / 043

行 僧

- 人在行云里 / 052
天阶月色凉如水 / 058
却忘所来径 / 063

恒河沙等恒河 / 072

红尘亲切 / 081

无尽意

血 雨 / 092

意篇之一

凯 风 / 095

意篇之二

缁 夜 / 098

尽篇之一

白 发 / 103

尽篇之二

涉水摘竹 / 108

无尽意篇之一

渔 父 / 113

无尽意篇之二

无缘缘

水 月 / 136

缘篇之一

镜 花 / 142

缘篇之二

地 衣 / 146

无缘篇之一

浮尘野马 / 156

无缘篇之二

解发夫妻 / 161

无缘缘篇之一

借宿 / 176

无缘缘篇之二

万里天

——“中国书画函授大学”书画作品集

行经红尘

一醒开眼，原来已离了浓咖啡也似的台北烟波。

顿然，碧空纵来一匹扬鬃飞蹄的雪驹朝我奔驰！这一惊不小！

赶忙倏坐探眼，一眨，可把眼睛眨清了，眼界霎时缩小，原来只不过是，南台湾某一个下午的堆云！

坐正之后，才看清人还在文明的跑道上逐流——逐的是车之水，那溯游的是波，溯洄的是浪，岐出的是漩涡。而我，一个背行囊的我，在这澎湃之中，要何等萍踪？

醒后，再怎样深锁的记忆也都是马蹄尘、车后烟！我，一个背负未来之行囊的我，该如何行经这波涛也似的人生？如何？

要不要纵身如蒙昧的急湍，一头去撞礁石，飞碎成为散沫？

要不要胆怯就像款摆的水草，再如何的游姿都尽是原地的青春？

或者，算只是玩世不恭的寄萍，一路落花有意、流水无心！终究是弦断曲残的歌者身世，如此只如此。

.....

再探眼碧空的时候，眼界的边缘驰来雪驹的飞蹄，我仿佛听到仰天的长啸，对我作无上的邀请！

若雪驹只是堆云幻象，我，亦不过是万丈红尘中的泥沤身躯！那么，何妨它褪去山脉辔头，我解下一波九折的淋漓生波，共邀共游？如此一路行经，又何妨？

再一睁眼，眼前是山林掩映的小径，仿佛有叶飞声？有蝉嘶？已经向晚了，暮风催人倦，不知道佛光山寺还有多远？真是不知！

蓦然行至石阶，正欲举步，迎面有师父而来，就姑且问个路，却闻道：“你们自何方来？”

自何方来？！这话这么心惊，我想起一路行经了许久，那雪驹云蹄呢？那水波萍迹呢？.....一时心里害怕，因为不知道自何方来？

错身而过了，才猛然想起还未回答他，一回头正欲说：宜兰，宜兰来的，却又心酸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明明知道不是这个回答！

未入山门身是客，随云随波随泥沤；

甫入山门身是谁？问天问地问乾坤？

一样的日月，却异般心情，我心愿是一个无面目的人，来此问清自己的面目。

能不能识得佛光山的真面目，我不敢说了，但真的在随思随喜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山水之欸乃

清晨，薄如蝉翼的清晨，我不敢贸然去踩径旁一宿的躺叶，怕脆碎的声音太响，惊破这一匹尚未卷收的蝉纱。

深深地吸吮，沁入了山之闺女那冰清的体温，我不敢贸然地倾吐，怕隔夜的浊气污染了这灵秀的山间。

夹径，接引佛依然以不倦不懈的手，日夜垂念那迷了津渡的众生。我停伫、问讯，观他那不曾阖的眼，觉念他是这山这水这世间唯一的清醒者。而此时，醒着，看我，只不过一个愚昧的路人，敢来迢迢领这份山水之情。

迎坡之后，竹如帘。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心动，是帘上湘绣的竹叶不自觉地在翻梦。是否，有那样的灵犀与我相契，同梦游这山林的曲折？

凭栏，才知“登高可以望远”不是古人诗句，而是每一个欲归的心灵的高度！那山邈邈，如玉石镇了这世间的晨、夜，那茫茫的，是不是一匹清水要洗儿女情痴？

正凝眸，从山的背后探起一条光芒，慢慢地攀起山尖，仿佛还不及扑尘，便滑落了时间这块裹帕，向人间掷来一颗七眩宝珠！一时，宝珠的颜色溶着，渲染出满幅的山水画彩。

高屏溪的身姿灵活起来，一如醒来的白蛇。溪太长，身子就止不住要婀娜，柔媚似的秀发，又安稳如绢帛。

山在水里，日又在山上，便倾倒了一筐金屑，浮动于水中。我正痴想，这不小心跌落的金屑该如何淘洗时，一叶扁舟划过。不见有钓竿，也不见有竹篓，过眼时，便被他拾去许多沙金。而他仍是悠悠一撑而过，仿佛不知自己沾染了一身金屑，真是得“无得之得”！这溪水顿时成了一部金刚经，而他，是好一个须菩提！我因而欣羡，他是这样富有的人。

有鸽群回天飞去，那蝉纱果然已被卷收。远远的山头，传来打